

粤港澳电影专栏

以温暖对抗孤独

——近年粤港澳老年电影里高龄“空巢”老人生活

■文周文萍

也描绘了老人们的许多现实困境。一些老人因手脚变慢失去原有的工作,如曾经的杀手的田立秋被工作的面店解雇;一些老人被儿孙当作提款机器,为他们付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如一向看似风光与强势的蔡风在儿子的逼迫下,为了孙子入读名校不得不忍痛卖掉自己的歌厅与房子,自己去住老人院。高龄老人自杀也是香港存在的社会问题。

就连看似生活状态最为积极的王安庆导演的《呼吸的音乐》里退休的丁老师也有着难以消除的寂寞:明明身边子孙成群,可儿子、女儿和孙子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即使围在身边也难得与他交流;明明身体健康,可图书馆仍因为年龄过大不敢再让他去担任志愿者,让他空有一腔热情而无用武之地。

孤独、寂寞、缺乏用武之地、各种诈骗陷阱,几部影片已表明高龄独居老人所面对的问题并非只是衣食起居乏人照顾那么简单。相反,即使在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之后,他们还有巨大的精神需求,而社会和家庭在很多时候并未给予他们友好的环境。以《空巢》为例,原著小说作家薛忆涛创作的缘起便是母亲遭遇电信诈骗的真实经历。影片揭示出这些问题,是关注,更是警醒。

二

单纯揭示问题并非老年电影的全部用意,三部影片的创作者都在影片中为老人的困境寻找解决之道。无独有偶,几部片中的老人都在与另一边缘群体的交往中得到了温暖,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呼吸的音乐》中,为丁老师消除寂寞的是自闭症儿童刘鹏。7岁的刘鹏在两年前亲眼目睹爷爷遭遇车祸去世,从此抱着爷爷留给他的皮球不再说话。他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般学校不愿接受他,妈妈又忙于工作难以照顾他。丁老师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给刘鹏联系了学校,帮刘鹏补课,在学校要求有人陪读后又陪着刘鹏上学。他的关怀逐渐打开了刘鹏封闭的心灵。从开始拒绝跟丁老师讲话牵手到双方互相拍打东西交流,到后来主动牵着丁老师的手去上学,最后在丁老师遭遇危险时大声喊出“爷爷”,刘鹏的自闭症一点点得到改善,丁老师也在与刘鹏爱的交流中找到了晚年生活的价值。

《杀出个黄昏》中,救赎三位杀手老人的则是叛逆少女紫莹。紫莹父母离异缺乏关爱,将全部感情寄予男友却却被对方抛弃,自暴自弃之下雇人来自杀自己。田立秋不忍下手,反被她拍下真面目。为让她删掉照片,田立秋不得不忍耐她的纠缠。在此过程中,两个孤独的人互相守望,弄假成真地萌生出爷孙般的感情。老人竭尽全力想保护少女,不惜以武力威逼其男友回到她身边。紫莹虽仍未留住男友,但却得到了关爱自己的爷爷。劫后余生的两个杀手老人一起照顾着紫莹和她的婴儿,几个人组成了温馨的家。

《空巢》中,赵老师与保健品推销员小雷的关系则较为复杂。一方面,双方的接触不无功利目的,小雷想卖保健品,赵老师需要人陪伴自己;另一方面,小雷与电信诈骗犯是同伙,这使他与赵老师又是诈骗犯与受害者的关系;第三方面,双方长期的相处,彼此产生了对对方真正的关心。这种关心使赵老师在意识到小雷与诈骗犯的关系后担心毁了他的前途而不愿报警,而小雷在良心的谴责下倍感痛苦,最终选择了向警察自首。

据全国老龄委数据显示,2015到2035年,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当前我国老年空巢家庭率已达半数,大中城市达到70%。如何解决空巢老人生活与精神的困境?几部粤港澳老年电影以各自的方式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暖,主人公也在爱的温暖下找到了晚年生活的价值。这对现实生活中的老年人不无参考意义,而社会更需以更为健全的制度、更为完善的服务和友善的环境保障和提高老年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放心地老去。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暗恋·橘生淮南》：
青春网文IP的“急救章建议”

■文/周舟

苦等影院开张的日子里我起过誓:以后要珍惜、要善待在电影院里看到的每一部电影,所以此刻我臆想出这样一个情景——

如果我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的《暗恋·橘生淮南》(下称《暗恋》),而坐在一个朋友的影视公司审片室里,片子放完灯光亮起,我那位在疫情中已经苦苦支撑了两年的朋友瞪着忧心忡忡忐忑不安的双眼问:“怎么样”?我想我会推心置腹、倾我所有地帮他想想怎么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把这部片子变得好一点。

“第一,建议找个好剪辑师重修一下片子,首先1小时42分的时长太长了,以现在的剧情密度,控制在90分钟即可,战线拉得越长暴露的弱点越多。其次,精简结构。《暗恋》的结构跟《何以笙箫默》、《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等青春网文IP相似,从高中—大学—毕业工作,跨了三个时段,《暗恋》还多了一个童年,四个时段循序道来,每个时段都只有三十分钟,童年相遇相识、高中暗恋、大学在一起又分开,毕业就业后又重逢,一套青春网文IP的标准动作做下来,什么都没漏掉,但也没啥特别记忆深刻的点。如果一定要保留原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的青春史诗感(虽然我也并没觉得有啥史诗感),那么至少可以把童年和毕业后的时段再压缩,放大高中阶段的暗恋。因为这类网文IP的作者一般都是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作者,有的还在校园里的刚刚毕

业,社会阅历非常有限,所以对进入社会的工作阶段写得都极为悬浮,《暗恋》中的女主角毕业没几年就成为了知名律师,比《何以笙箫默》中的何以琛还要成功,但凡在社会上摸爬过几年的观众,都会看出这种社会书写有多悬浮,如果在改编时把这种悬浮落地要做的工作量不小,而且做了观众也未必领情——‘我是来缅怀青春的,不是来领教社会的。’所以,最经济的改编方法就是干脆把悬浮的社会描写完全拿掉或者尽可能压缩,高中时段的内容则需要放大充实,高中三年虽然过得苦哈哈的,但凡熬过去了,隔着岁月的光环看回去,就会自带美化滤镜,《暗恋》应该放大备考高考阶段的不可言说的暗恋。片中设置了女主的老爸因男主老爸而死,而男主老爸又因女主老妈持续上告而垮台,跟《何以笙箫默》高度相似,但片中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反人伦的宽容,完全没把自家的家破人亡当回事,一心只想谈恋爱。既然有了这个家仇的设置,还是应该充分利用一下,如果把女主对男主由恨而关注,由关注转而竞争,再由竞争到惺惺相惜最后到暗恋的心路历程完整地刻画呈现出来,这一场暗恋才真的称得上兵荒马乱、惊心动魄。”

说到这里,我那个朋友苦着脸说,“现在都已经拍完了,也没钱没时间补拍了”。我说:“所以说要找几个好剪辑师啊,人物镜头不够,补氛围空镜,一个镜头剪成N段,重新组合,就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蒙太

奇与意义,《蓝色大门》拍完,导演觉得太烂沮丧得要自杀(这是剪辑师廖庆松老师亲口跟我讲的),后来经过廖庆松老师的妙手回春就成了青春片经典。《暗恋》中有很多下雨天的戏,雨天对于这个情感故事有着特殊意义,那么通过雨的氛围空镜就可以对这个故事进行一定程度的重组和升级。还有片中一堵墙变成两个人的留言板,日复一日地书写与时间、景物的变换都可以做出一组更为诗意的蒙太奇。特写、升格、滤镜、变形镜头,王家卫式的氛围镜头与剪辑都可以有,青春片本来最重要的就是氛围,而不是严密的逻辑。”

另外,还可以增加片中的内含副文本,比如日本导演高畑勲,男女主人公重逢是因为2018年高畑勲导演病逝粉丝搞的纪念展,而男主老妈持续上告而垮台,跟《何以笙箫默》高度相似,但片中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反人伦的宽容,完全没把自家的家破人亡当回事,一心只想谈恋爱。既然有了这个家仇的设置,还是应该充分利用一下,如果把女主对男主由恨而关注,由关注转而竞争,再由竞争到惺惺相惜最后到暗恋的心路历程完整地刻画呈现出来,这一场暗恋才真的称得上兵荒马乱、惊心动魄。”

《出门挣钱的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上映时间是1983年。张郁强导演,陈士谦编剧,李少红在其中做副导演。这部影片在当时反响不大,在一本各大厂都参与的编年纪事上,1983年的北影厂部分没有这部影片的任何创作信息,只在年底罗列的一堆影片中,出现过它的名字。

翻阅当年的资料,只见到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写人——读1983年电影文学剧本印象》,任殷,《电影艺术》1984年第8期)提及这部影片的剧本。文章提到本片是写“四个牧区农民在责任制鼓舞下出门承包副业,途中遇歹徒斗争,发扬风格”的故事。文章认为剧本以写事件、写问题为中心,偏离了人物性格去构筑为主题服务的情节,其中的四个人物基本是为交代情节而活着的,形象空泛,因此导致了思想无力。

80年代有一个关键词是“反平庸”,上述作者显然认为这部影片是平庸的。笔者未曾看过剧本,不知道影片是否完全遵循剧本拍摄,但可以想象到,无论从编剧、摄影还是导演调度,本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意外发现了一部被忽略的佳作,只是非常偶然地在网上邂逅了这部从前从未听说过的影片,然后做了一些笔记,谈一下我的感想。

当然,笔者也的确是在思考我们如何去观看一部距今40年的十分普通的影片。就中国80年代电影研究局面而言,我们的研究视角多是精英主义的,多以“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为主轴和框架,正如大家所见。对于大量难以归纳其中的影片,除了“娱乐片”这个范畴,往往很少其他的研究思路将更多的影片纳入进来。这当然也是无奈之举。

奇与意义,《蓝色大门》拍完,导演觉得太烂沮丧得要自杀(这是剪辑师廖庆松老师亲口跟我讲的),后来经过廖庆松老师的妙手回春就成了青春片经典。《暗恋》中有很多下雨天的戏,雨天对于这个情感故事有着特殊意义,那么通过雨的氛围空镜就可以对这个故事进行一定程度的重组和升级。还有片中一堵墙变成两个人的留言板,日复一日地书写与时间、景物的变换都可以做出一组更为诗意的蒙太奇。特写、升格、滤镜、变形镜头,王家卫式的氛围镜头与剪辑都可以有,青春片本来最重要的就是氛围,而不是严密的逻辑。”

另外,还可以增加片中的内含副文本,比如日本导演高畑勲,男女主人公重逢是因为2018年高畑勲导演病逝粉丝搞的纪念展,而男主老妈持续上告而垮台,跟《何以笙箫默》高度相似,但片中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反人伦的宽容,完全没把自家的家破人亡当回事,一心只想谈恋爱。既然有了这个家仇的设置,还是应该充分利用一下,如果把女主对男主由恨而关注,由关注转而竞争,再由竞争到惺惺相惜最后到暗恋的心路历程完整地刻画呈现出来,这一场暗恋才真的称得上兵荒马乱、惊心动魄。”

说到这里,我那个朋友苦着脸说,“现在都已经拍完了,也没钱没时间补拍了”。我说:“所以说要找几个好剪辑师啊,人物镜头不够,补氛围空镜,一个镜头剪成N段,重新组合,就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蒙太

奇与意义,《蓝色大门》拍完,导演觉得太烂沮丧得要自杀(这是剪辑师廖庆松老师亲口跟我讲的),后来经过廖庆松老师的妙手回春就成了青春片经典。《暗恋》中有很多下雨天的戏,雨天对于这个情感故事有着特殊意义,那么通过雨的氛围空镜就可以对这个故事进行一定程度的重组和升级。还有片中一堵墙变成两个人的留言板,日复一日地书写与时间、景物的变换都可以做出一组更为诗意的蒙太奇。特写、升格、滤镜、变形镜头,王家卫式的氛围镜头与剪辑都可以有,青春片本来最重要的就是氛围,而不是严密的逻辑。”

另外,还可以增加片中的内含副文本,比如日本导演高畑勲,男女主人公重逢是因为2018年高畑勲导演病逝粉丝搞的纪念展,而男主老妈持续上告而垮台,跟《何以笙箫默》高度相似,但片中男女主人公都表现出反人伦的宽容,完全没把自家的家破人亡当回事,一心只想谈恋爱。既然有了这个家仇的设置,还是应该充分利用一下,如果把女主对男主由恨而关注,由关注转而竞争,再由竞争到惺惺相惜最后到暗恋的心路历程完整地刻画呈现出来,这一场暗恋才真的称得上兵荒马乱、惊心动魄。”

《出门挣钱的人》这个片名今天看过于寡淡,但在当年应该能产生惊奇和刺激,影片开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产队长,招呼村里的其他三个人一起出门“干副业”,他们的诉求很清晰,大保是为了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尔顺是为了赚钱娶媳妇,马大爷是为了修房子,他的孙女则强烈要求他带回一只羊来。

在影片的现实里,这个村子自然是穷困的,这形成了他们出门挣钱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显然都有为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上路了,外边空间广阔,风景很好,影片在青海拍摄,镜头中有美丽的青海湖和草原,还有桀骜不驯会唱歌的牧羊女。

但是,迅速地,他们遇到了一个有着208头羊的羊群,这个羊群后来证实是国有农场丢失的财产。他们是留下来保护这群羊,还是不管这群羊,抓紧赶路赚钱?因为签了合同,若保护这群羊,他们出门挣钱的机会就会失败。

电影故事线上这个迅速设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尔,这种情况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在中国电影叙事的历史上,那时候的人们是无法好好出门挣钱的,在挣钱之前,他必须先遭遇灵魂的拷问,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战。80年代电影中的个体经营者,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电影中,他们在道德上都备受质疑,他们必须经受这一关考

验,才能顺畅的展开个体商业活动。

这样一层伦理思辨,在现实生活的个人身上,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当时的电影制作属于电影厂,尤其是一个主体性没有那么强、本着干好“本职工作”的态度进行创作的群体,它的思考更倾向于从权威化的意识层面来思考和忧虑。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思辨成为当时电影普遍的思想结构模型,也代表了那是一个普遍的困惑,也是那个年代需要处理的问题。出门挣钱的人在当时看是一个脱离了旧有秩序的人,所以带有冒险性质,但以今人的目光来看,这种为了个人做出的举措是符合经济自发秩序的,他们不是失序和脱序的表征,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开拓者,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转向一种自主状态的试验。

可以联想一下《芙蓉镇》,秦书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个体户经营的米粉店里。秦书田坚持留在米粉店,据说不是原剧本中有的,而是富饶山林野逸气息的阿城的建议。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而是这其中包含个人主体性的经济原理。

在遇到这群丢失的羊群的时候,三个人各有态度,尔顺是单纯善良而有责任心的,他坚持留下来照顾羊群,在这个过程中还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产生了好感。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来了。其实队长和马大爷之前有矛盾,队长曾经将马大爷的自留羊给充公,这个行为在今天来看,则公私处理的原则已经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互相谅解。他们在保护他人的财产的过程中,都不再坚持以副业为重的想法。当然期间队长也曾想将羊通过“歹徒”卖掉,但最终改变了想法。

为了交代羊群的来龙去脉,电影另有一条线,一个国营农场面临

解散,理由是为退农还牧,主任为农场清算账目,发现少了200只羊,但又不确定。主任老婆为丈夫职位着想,劝他快去州上活动。她来办公室拿废纸生火做饭,先是拿了一堆财产清单,送给尔顺四人。但牧民一家告诉主任,你不能这样做!

在更早的叙事中,做好事的人一定会拒绝任何物质奖励,这样才能使得他的行为变得更为纯洁。奖状是以符号和象征来管理的机制的一部分。可见1983年的叙事虽然保存了之前集体主义思路,但也有往前推进的地方。

影片的结尾是四人继续赶路,路上忽然听到羊叫,原来是牧民一家将羊放在他们车上,而尔顺也发现了牧羊女偷送给他项链。他们这一程的事业眼看着了,却由于为国家和集体做好事,他们有了意外的收获,马大爷获得了孙女要求的羊,而尔顺也约等于娶上了媳妇。

集体与个人的思辨在80年代初电影中的普遍存在,由今日视之,是一种强行设立的矛盾对立,一种强迫症般的存在。本片叙事往前推进的一步在于,个人的利益在这里已经有所觉醒,这是符合人性的,但它的思辨仍然远远不够。它通过叙事,将电影制作成了另外一种奖状,用来鼓舞人心。这也间接承认了象征和符号的权力,完成了与旧价值观念的对接,这也许是它真正平庸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给朋友的建议就是:“首先找个文案,选择一种语体把叙述性的画外音做更诗意化处理,现在网上精通曹雪芹体、鲁迅体、冰心体、村上春树体、东野圭吾体的文案师按千字估价也不贵;然后,找个插画师,根据高畑勲的《岁月的童话》手绘一批经典画面,绘图师按工结账,不用画得多好;在绘图贴吧里找喜欢手绘的学生即可。之后,找个摄影摄影,补拍一系列比如云、海、雨、风、片中道具、手绘插图等氛围空镜,摄影师自带数码相机就能完成。最后,把这一切物料交给一个好剪辑师,如果是廖庆松老师的话,你都不需要提交具体脚本,跟他大概聊一聊,就可以回家等信了,如果剪辑老师手上不忙,这点活他应该几天就做完了。当前期已经拍完也无法补拍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后期这些重要的技术工种来给影片加分了。”

6月6日走出只有两三个人的影厅时,我的心情就跟朋友告别时的心情一样,别后重逢,分外珍惜,希望每一个在困难中坚持的电影人包括我那些仍在坚持做电影的朋友们都有好的收获。祝福你们。

看一部“平庸”的老电影
——《出门挣钱的人》

■文/王小鲁

但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发现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平庸的影片,一样具有解读历史与还原历史的潜力,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作为电影文本,也作为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所具有的价值。当然这样的观看和理解,在今天必然是另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批判性而非欣赏性的,是“病灶式”的文化观察。

《出门挣钱的人》这个片名今天看过于寡淡,但在当年应该能产生惊奇和刺激,影片开始就交代了西部某村的生产队长,招呼村里的其他三个人一起出门“干副业”,他们的诉求很清晰,大保是为了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尔顺是为了赚钱娶媳妇,马大爷是为了修房子,他的孙女则强烈要求他带回一只羊来。

在影片的现实里,这个村子自然是穷困的,这形成了他们出门挣钱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显然都有为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他们上路了,外边空间广阔,风景很好,影片在青海拍摄,镜头中有美丽的青海湖和草原,还有桀骜不驯会唱歌的牧羊女。

但是,迅速地,他们遇到了一个有着208头羊的羊群,这个羊群后来证实是国有农场丢失的财产。他们是留下来保护这群羊,还是不管这群羊,抓紧赶路赚钱?因为签了合同,若保护这群羊,他们出门挣钱的机会就会失败。

电影故事线上这个迅速设定的道德困境不禁令人莞尔,这种情况在80年代早期太多了。在中国电影叙事的历史上,那时候的人们是无法好好出门挣钱的,在挣钱之前,他必须先遭遇灵魂的拷问,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战。80年代电影中的个体经营者,尤其在80年代中早期的电影中,他们在道德上都备受质疑,他们必须经受这一关考

验,才能顺畅的展开个体商业活动。

这样一层伦理思辨,在现实生活的个人身上,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当时的电影制作属于电影厂,尤其是一个主体性没有那么强、本着干好“本职工作”的态度进行创作的群体,它的思考更倾向于从权威化的意识层面来思考和忧虑。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思辨成为当时电影普遍的思想结构模型,也代表了那是一个普遍的困惑,也是那个年代需要处理的问题。出门挣钱的人在当时看是一个脱离了旧有秩序的人,所以带有冒险性质,但以今人的目光来看,这种为了个人做出的举措是符合经济自发秩序的,他们不是失序和脱序的表征,而是重建良性秩序的开拓者,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转向一种自主状态的试验。

可以联想一下《芙蓉镇》,秦书田和胡玉音的桃花源在个体户经营的米粉店里。秦书田坚持留在米粉店,据说不是原剧本中有的,而是富饶山林野逸气息的阿城的建议。这不是一般的逃避什么,而是这其中包含个人主体性的经济原理。

在遇到这群丢失的羊群的时候,三个人各有态度,尔顺是单纯善良而有责任心的,他坚持留下来照顾羊群,在这个过程中还和本地牧民姑娘彼此产生了好感。大保在抱怨中也留下来了。其实队长和马大爷之前有矛盾,队长曾经将马大爷的自留羊给充公,这个行为在今天来看,则公私处理的原则已经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互相谅解。他们在保护他人的财产的过程中,都不再坚持以副业为重的想法。当然期间队长也曾想将羊通过“歹徒”卖掉,但最终改变了想法。

为了交代羊群的来龙去脉,电影另有一条线,一个国营农场面临